珊瑚舌雕談初筆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五目錄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五

長洲　許　起　壬匏著
甫里　王　韜　无晦　采

聖崇理學

聖祖仁皇帝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耆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性理耆儒嘗出理學眞僞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我　朝宋學昌明世多純儒耆學風

俗醕厚迴非前代所能及也

蘭亭修禊人名册子

蘭亭會四十一人當日流觴賦詩成二篇者王羲之王凝之孫統謝安孫綽王宿之王彬之徐豐之謝萬袁嶠之共十八人成一篇者魏滂郄曇桓偉虞友王渙之曹茂之庾蘊虞說王元之謝繹曹華王蘊之華茂孫嗣王豐之共十五人詩不成者謝勝謝瑰邱旄任凝王獻之楊模后綿呂系孔盛鐳密勞夷華胥卞迪呂本曹諲虞谷共十六人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王

右軍序并書陳天嘉中智永得之授弟子辯才唐太宗令蕭翼取之後從葬昭陵此一則董香光書於溪楊蘭亭帖後尾有翁覃谿跋語數行余於道光丙午以空靑白瑪瑙小印一漢建初銅尺一與潘暘谷茂才裕容易得之時時臨摹拓逾珍貝副葉鈐以茶香書畫樓珍藏印庋諸行篋無一日不展玩不意赭寇擾攘之際忽來周莊鎮槍匪於壬戌七月廿二日晨大肆刦掠余適從海上以省墓歸才至二日輒丁此厄一切服飾殊不足惜惟此册子抱恨無涯未識尙

在人間流落何人手中茲特背書一則冀獲帖之士憐余之情寄賜一觀俾余此生再見以銷失後耿耿之私不知尚有此翰墨因緣否也

過午不飲食

余於道光末紀與施小韓上舍肅入鄧尉訪顧椒園先生逵遂游鄧尉天平諸勝處旋於支硎山中見一老翁容顏矍鑠步履迅捷惟鬚髮皤然問其年已百有三歲矣遂至其家小憩始悉翁係㴴籍少時贅于吳門後入此山三十餘年灌園為業頗好吟詠因詢

其何術致此強健答曰至五十歲後不覺晨餐漸旺午後則不飢亦不渴今至日午口不納一物餘皆無異於人并背誦閒居舊作有身如黃犢健心比白鷗聞之句翁姓汪名野字孤序後屢欲再訪借不果

韓子貞死事略 坿記預兆

韓子貞為蒲江令清而勤甚得民心一日賊劫犍為鹽課兵役捕之急遂竄蒲江蒲江瘠邑賊蔡所不至子貞聞賊入境出城號召團民奔馳二十里遽與賊遇顧從役皆散計惟下與開導如單騎見虜故事甫

停輿羣賊蠭擁至遂遇害賊見團民漸集遠颺他境
先是子貞署中廳事每夜深更聞有捲軸聲霍霍然
自下至上忽磆然一聲從上墮下軸木至地如碌碡
滾至窗限聲爲頓比少頃則又作竟夜不絕明日睬
之所懸書畫宛然如故如是者月餘一夕子貞在內
廳事獨坐壁間挂一籌鐙鐙光如豆忽見中庭一物
從階下湧起如田家柴積上有千萬隻眼睛光閃爍
射目目難審睬其行頗捷心甚驚急呼人有幕友嚴
純甫茂才亦吾里人也踉蹌趨出略見其背不旬日

卽犯此難嚴旋歸里亦遇粵寇不知所終有識者曰捲軸聲是鼓妖也眼則不詳其名以俟博雅君子子貞姓韓名一松祖居甫里考宛平籍登乙巳進士性狷介寡交好一介不輕取與與余先後同出顧滌盦師門下故知之甚詳又憶子貞曾於春闈揭曉前一夕夢涉石梁甚高聳至頂再欲往前則竝無一級惟一派汪洋前程浩淼而已遂驚寤假歸省墓時親與余言余曰宦海中豈無寶筏自能誕登彼岸孰知竟乏波羅蜜也哉

鐵樹

鐵樹高不過數尺葉紫黑色形如石楠略似老少年花開四瓣如桂而不香累月不凋產自南海余於外戚家見之時值丁卯歲有云此樹花開必遇甲子故有鐵樹開花之諺言難遇也然一紀未遇人以樹萎吁可慨已按王濟雨舟所記云官橫州於一指揮家園中親見此樹歷言其六十年開花之詳在羊城學使署亦見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但以鐵屑培護其根則茂非若他樹以水澆灌者也則又與余之所見者

有異

印臂

檇李懷韻甫別駕佩文與余言外省妖術頗多曾於山東博興縣游幕時一日見令杖一囚囚通異術杖皆着其臀內夫人之體痛楚弗勝令急止杖商於余余命以縣印蘸硃油印囚臀腿杖之然杖或着於印外則夫人下體猶痛於是密疊印之毫無空隙術遂不行因鞭杖下余曰君以為不能移杖於令猶畏王法故假印以壓之歟韻甫曰正能克邪凡事皆然

堂子

韻甫自幼入京稍壯即厠英煦齋協揆幕中辦事故頗悉都中瑣事嘗謂余曰堂子蓋滿洲舊俗祭天神祭佛之所出師則祭大纛圜殿神曰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勒樂用三絃琵琶節以拍板掌祝擊神刀唱神歌衆唱鄂囉囉相和東南神亭則祭尙錫之神即田苗神也每月朔內管領一人免冠去外褂解帶入跪叩祝東南建上神殿南向爲祀明將鄧子龍位蓋子龍與 太祖有舊誼故附祀之歲正朔 上

卒宗室王公滿一品文武官詣堂子行拜天禮俗傳以爲祀明劉將軍綎其以此而誤乎言出情理之外不意士大夫亦有信其說者吁可怪已

冥召

新陽食餼生陳選青志光學贍才高潔廉自守君子人也然逢曲學輩輒憎鄙陋未免以傲睨臨之因是家鄉下士咸畏忌焉其師陸心齋孝廉溶余之外戚也與余素善時余兩兒方擇師特荐選青遂館余家從游八載賓主如一日旋以余二子學業粗就去答

郡中三四載間交游頗廣後應香山鄭陶齋觀察官應聘至海上織布機器局司理筆札臨行特來告別翦燭談詩開尊話舊款留信宿而去幕中皆當世知名士談論浹洽淸明節同幕二三友邀偕踏靑日晡而歸身覺疲憊遂得疾寓書於余詳述病狀余輒勸其歸里四月杪返櫂命舟見訪下榻小齋欲往郡中鐵佛寺養疴余觀其神氣索然早識是病難瘳卽遣大兒陪奉入郡至寺寺中長老余舊友也妥爲安頓一夕長老夢一顯者來謁客客卽陳先生也顯者服

色非　皇朝冠帶言次陳幣聘請遂潛詢從者貴官
自何地來從者曰本邑也寤而思之疑為冥官因先
生病諱不言至六月朔夜半先生夢二皁衣人手託
一槃槃中具紅綢并速柬明日遂與長鋏之思辭謝
長老長老曰居士不以岑寂為嫌盍至秋涼而返老
衲深恐觸此毒暑無益於清恙陳曰辱蒙上人雅誼
銘感不朽然上人有所未知余恐不久人世矣因述
胥夢匪禎長老曰速者似非初次相請曩曾有夢乎
曰有長老曰非於某夜顯者親造乎曰上人豈同入

夢境乎夢中與從者言尚能記否長老笑曰然則居士當知其所在矣曰吳邑也兩相驚愕歸家僅三日溘然長逝時辛巳六月初十日也於戲選青具此才學識見年富力强意其將來必大有爲孰知天奪其算命耶運耶雖然誰能不死惟生而無過乃見召於冥中人之死必有愈於生者不然彼神姦巨猾往往得以壽考幾疑造物之或爽矣

書遮目

勒悟九方伯每出肩輿中必攜書一本覩之不置有

友問曰公何好學乃爾曰非也百姓見地方官必起立余曾見有廢工而興者有帶病不勝而作者於心不安故藉此一卷書聊遮我目耳

壓虎子 坿錄勒示

壓虎子一名押火豬又名阿呼紙左道邪術也光緒丙子二年春閒吾郡漸佈翦辮之謠至三四月各鄉鎮咸有此患吾家西鄰有一七八歲女子素扮男裝一日偶立門前徒倚入室則髮辮巳翦去尖梢六七寸矣當時相傳必再自翦去少許擲厠桶下則巳翦

之辨即能來還其母如法為之果驗五六月間又聞各處軍營中夜相驚不敢安睡帳中來時不拘醒睡有一物壓胸不能輾轉呼吸氣悶欲絕如夢魘狀旁須有人知覺急切破法如鳴金持糞帚穢器呼救乃醒遲則竟至氣絕而死秋初吾里及郡中各鄉村至夜鑼聲爆竹驚喊徹旦不絕於耳里之南隅陳家濱有一馬姓少婦新產後被壓殞命餘多救甦又周姓家拾得兩紙人於門縫中有人往往於黑暗中見如流星螢火熠熠然飛入人家窗櫺則其家必有驚怪

又聞無錫人述及北門外王姓家夫婦因暑分榻臥一夕夫聞妻寐中氣喘帳鉤鳴聲震厲急取火揭帳觀之見婦仰臥流涎有男子赤身伏其上乃迅取押牀棍向男子揮擊詎知棍落而男倏滅僅遺紙人一枚長止三寸許其妻則兩肋轉受棍傷後赴蘇就醫

又有望亭鎮杪陸姓婦晚閒在場外與鄰女乘涼見有小犬三頭入其門初不爲異迨婦閉戶登牀猛有一犬踞於枕畔張牙欲噬婦驚舉手欲擊犬頓長大如牛婦欲逃而門首更立一犬旁皇無措幸日間安

排鑪盞急取亂敲呼救鄰人聞聲彼此往睬則見犬首大如車輪露牙伸舌竄於門戶衆不敢近相率鳴鑼而已婦逼甚將杌毀牀後壁踰垣而出相特竟夜天曉始寂尋其迹惟紙犬三張耳此外有如黑狸黃狼白鼠煙毬火劍冰檠玉蝦蚣金蠼螋之異不一而足種種奇怪難以枚舉相傳須用黃紙硃書天蓬呪粘於房門及帳額爲禳後至九十月妖風漸熄先是天中節有一閒人見一老者率童子三四輩於冷僻所試放紙人岸旁泊一漁船遂糾伴獲老擁報吳令

高伯足心變令卽審問老者但云偶爾游戲令命當
堂試之老者口中默念數語紙人遂於堂上騰空盤
旋棟梁間隨手一招紙人輒下視之則與尋常紙翦
成者無異爰卽收禁旋問爲教會中人强索去未知
所終於時勒悟九廉訪出示勸諭坿錄于左

欽命江南江蘇等處提刑按察使司總理驛務勒
示爲剴切勸諭事照得左道必誅著明法令近日
訛言四起謂有邪匪翦人髮辮甚至以夢魘相驚
其中倘百有一眞此等妖人豈復可少寬刑典本

司謬爲梟使不能使異端慴伏貽累我民皆由忠信未孚智能太淺返躬循問殊媿素心惟是平生疾惡如讎斷不姑息匪徒使善良蒙害顧有念下民之孽非降自天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今農功正亟勞苦倍常何堪在處喧囂昏夜不能休息彼邪匪行同鬼蜮正欲使羣情惶怖乃能乘隙爲姦爾衆民若望影生疑聽風失措憑虛搆妄是自墮其術中也爲此亟行曉示一應軍民人等知悉大凡人心克正陰慝難干恐婦孺村氓未明此理所賴

衿耆儒士詳明解釋切戒其躁擾紛紜專定入安謠言自釋卽或有外來醜類無從涵跡潛身偵緝到官自可訊明嚴辦願勿以此語爲迂也切切特示翰墀注此諭頗能以正理自持不愧爲讀書官中丞有令子曰元俠於詩文能自成一家言

粥隱

蔚谿姜夢瓚磻高士也終歲食粥隱於陋巷歌聲時出閭閻中與潘芝軒相國素善相國既貴未嘗一干之郡中有士人入都親朋咸屬以書貽相國不得已村以一函相國啟緘秖詩二絕其一云十緡買得茅

柴屋野趣吟來恐不勝君若聞將鄉味憶門前新熟水紅菱其二云兩逢儉歲窘吾鄉人面都如菜葉黃秋雨幸堪彌夏旱涼風吹送稻花香相國得詩憐其貧致書守土者令周之縣令欲代爲置產親造其廬而高士閉戶不納傳語必欲相見則我汝上去矣後年至九十無病而卒當時有人問其何以終年啜粥之故以爲人之所以食者飢也粥已可免何求於飽苟逢凶歲反覺自然耳

子平

今之祿命家言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虛中後以服水銀疽發背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杞油

枸杞子榨油點鐙觀書能益目力出焦氏筆乘若今之煤油鐙不可觀書比花核油尤爲傷目

藥名詩

詩有句中暗用藥名以及曲牌郡縣花草等名即不牽强終覺小巧傷雅然非心思明敏斷不能作茲偶

摘元陳高藥名詩五絶一首云丈夫懷遠志兒女苦參商過海防風浪何當歸故鄉可謂盡美矣而猶未盡善也如宋戴昺山家小憩即景效藥名體五律一首云柴門通草徑茅屋菟絲攀修竹連喬木高松續斷山仰空青蔭密埽石綠花斑傍澗牽牛飲白頭翁自閒拏致嫻雅不覺湊合末聯尤屬天衣無縫不可多得余亦曾效顰因一藥賈驟獲利市三倍輸貲買官旣之滇南有一老母在家忽被盜窘於衣食於是丏余作札欲令其子告養言歸乃戲書一絶云奉檄

向天南何當歸骨甘甯知毋老病獨活計難堪

關帝祖考諱并誕日

關聖帝君久載祀典順治元年詔建廟歲以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雍正三年令天下郡縣春秋祀神以太牢又追封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並立木主神扶翊景運代有褒崇順治九年先封號曰忠義神武乾隆三十一年加號靈佑嘉慶十八年逆匪犯闕突見神像戰慄就殄次年加號仁勇道光七年敉定西陲加號威顯咸豐二年奏報以神佑克守省

垣加號獲國後國子監司業奏請申明樂用六成舞
用六佾定爲三跪九叩禮晉封加號文武神聖先於
嘉慶八年邵伯鎮人仇岡錄錢塘馮景聖帝碑記刊
於壁茲摘其記曰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
子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聖故居也昌晝寢夢聖授
以昌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甎碎之甎上
有字昌急合讀乃紀聖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平大略
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
關聖祖墓碑記記中載聖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和

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冲穆好
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
六十八歲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
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聖聖
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
平云云今天下俱以五月十三日為聖誕由於順治
初建廟遺祭日傳訛習俗已久毋庸更正想必當時
竝不知聖子平之誕亦適符此日耳

別體字

魏書劉芳傳高祖遷雒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卽此文也此碑字多別搆如葭爲葭薇爲薇爲蘜爲蘜寔爲寔箕子爲萁子往爲徃厥爲厥遭爲遭顛爲顚辛爲亲因爲囙桴爲桴翙爲翽曳爲电芙蓉爲扶容葩爲葩漂搖爲飄颻爲飄蟰螭爲蟰螭帶爲帶訴爲訴雛爲鶵瀏爲㴚俯爲府闔爲闔騶虞爲騶騶隨爲隨轡爲轡吸爲歙闚爲闚睇爲睇不可勝紀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

憂言反爲變不用爲龍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如追來爲歸見穆子容太公碑作跡先人爲老見張猛龍碑作兇更生爲蘇今猶用之作甦余不解邇來士夫競相效尤滿紙筆畫非隸非篆絕無晉唐楷法以爲不宗北魏大失時趨而不知世局攸關居上游者當亟力挽此風可漠視之乎

大荒捏熟

松郡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連日

暴風禾偃花落旋又天氣鬱蒸不雲而雷於是四鄉田有全荒者有及半者有畝收一二斗者夥佃藉口歲凶粒米不償田主相顧浩歎而已乃巡撫洪之傑不以入告反覓取句容縣青苗一束繪嘉禾圖上獻可稱姦且狠也余在髫齔時每值秋有風暴先大父櫟山公必言及之并背誦當時盧元昌有詩志慨曰

困窮甘儉食垂老遇奇荒百歲人稀遘三吳事可傷搓丸覓白日胠篋到黃堂（時府公被刼）我粟無升斗開門亦不妨

即且甘帶

金子柔鎔余同門士也工書玉版十三行頗善小詩形質樸鈍性情旖旎惜早世所著不傳嘗日讀書於天風草堂見庭中假山之側一蛇蜿蜒出游忽有蜈蚣躍出至蛇尾循脊而前及首蛇遂僵卧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旣去蛇已死矣乍疑訝閒余適至子柔即指殭蛇以問余曰子何忘卻莊子云即且甘帶乎即且蜈蚣也帶蛇也甘之之義即嚙其腦也子柔又問其所以然余曰物各有

制如蜈蚣過蝸篆即不能行海東青鷙鳥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火靈庫

韓昌黎表諫佛骨竄潮陽一貶瀕死不悔其志甚堅晚乃與佛子大顛游又作李干墓志歷序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戒其智甚聰而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黃末攪稀粥飼公雞不使交遘經千日始付庖人烹之名火靈庫間日進一頭卒至殞命是所謂笑前車之覆轍而疾鞭以追其後也昌黎猶且

如此何況今之士夫於鴉片煙始疾如讎誓死不吸轉瞬間愛之若性命哉

梁山伯祝英臺

吾吳春暮園中花蝴蝶甚眾另有一種狀似蜻蜓六足四翼頗弱不禁風力一種身翼俱黑色光閃金碧其態尤屬嬌怯更有一種元翼元足黑白花身身較肥此即陸天隨所謂蠹化也多蛻於橘樹上婦孺咸以爲當日梁山伯祝英臺生死相感如韓憑夫婦精魂幻變者故以名呼之梁祝事自幼聞之疑其無稽

不之道也近覽甯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
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
女郎歸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
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淸道山下
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
造梁冢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
於朝丞相謝安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有勞
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又見顧阿瑛秋興
十絕有句云閒身得似梁山伯日日玉簪花上飛

守雌辨

辛酉歲避兵滬上一日讌集也是園席有一客高談雄辯自負不凡以爲蹔時蟄屈甘守其雌余應之曰老子所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若不能雄而但守雌不能白而但守黑不能榮而但守辱則老子乃一無識無用之人矣唯能雄而不爲雄能白而不爲白能榮而不爲榮然後爲老子之妙用也座首馮林一中允聞余之言特起立向余拱手稱善足徵前輩誘掖之雅

徐小犬

吳子華詩百篇李洞但取暖瀁魚遺子晴游鹿引麋一聯杜荀鶴詩三百首時人但取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至若邵文敬之半江崔珏之鴛鴦鄭谷之鷓鴣賀昉之梅子謝無逸之蝴蝶鮑當時之孤雁袁景文之白燕杜庠之赤壁皆以一題成名者嘉道閒有徐嬾雲吳江名士也與余太老師顧頡箬孝廉昫爲莫逆友其鶯田詩云從今謝卻催租吏小犬花陰自在眠時人戲目爲徐小犬此可與祁蛙鼓梅河

豚貝稱雅譜

南唐硯滴

余寓居海上時馮總戎命弁士持柬具帋招余至其巨艦艦泊於天妃廟前將登艦已有三四都司肅迎入艙供茶點甚腆繼入診其愛姬病出書方藥左右具筆研見金銅蟾蜍硯滴一枚重厚奇古磨滅處金色愈明非近世塗金比也卽詢諸都司輩有一靳姓者曰此南唐故物也卽舉以傾去水置於余前曰請先生詳加賞鑒乃得摩挲細閱腹下有篆銘云拾月

窟在左足心伏棐几右足心爲我用左後足貯清泚右後足端溪石澄心紙在頷下左右各三字陳玄氏毛錐子在腹之兩旁各三字同列無譁聽驅使徽吉潤澤烏用汝在腹下兩旁各七字當玩之際夔難釋手未識今尙無恙否也

沈石田化鬚疏

化鬚疏有序云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兩腮之閒分取十鬛補諸不足請沈啟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閹之有刺地

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諶傳插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榾榾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梁囊豈敢易撚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案石田翁不僅畫掩其詩而其文亦有絕佳者即如此疏用事妥切鑄詞深古字字皆有

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況近今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輒高談史漢亦可嗤已

刼夢

妹倩陸鑑民文照新陽名諸生也鄉闈屢薦嘗於報罷後侘傺無聊獨自出游遇雨闖入枯廟闃無人焉坐於神前蒲墩恍惚有二豎子來拘其手足又來蜈蚣二十餘皆長四五尺許叢集簇擁身與二豎俱出廟門自覺魂已離體至一處絕無城市村落迥非人境飄飄忽忽竟與二豎入一石瓮中僅有一三蜈蚣

踞甕口甕若空懸力曳之甕可動而身不得出無何
忽飛一鷹來銜食集甕口似欲哺意不納則若强之
每飛至蜈蚣絕蹟旋又有一猴躍入甕內喁喁然有
語語不能解左手持一鐵椎右手執一鐵鑿示以鑿
甕勢如法試之甫舉手錚錚有聲蜈蚣無數來適值
鷹至啄殺幾頭餘皆竄失砉然一響聲震山谷而石
甕竟破無如二豎併力扼要害處悶極氣垂絕遽然
而覺買櫂過余述此夢兆求爲代解謂必不祥余偶
言之於故人熊蘇林蘇翁喟然曰此刼夢耳不第今

日我不敢言恐刼到時我不及見子必見之渠因子似有一綫生路然以數論斷不能挽回也蘇翁旋果謝世庚申歲赭冠横行蘇垣淪陷城外鄉鎮俱遭焚掠錦谿以早有僞鄉官得無犯壬戌重陽有檇李巨隊賊匪蜂至錦谿一鎮大爲蹂躪燬屋擄人鑑民亦與此難先是鑑民避氛於澱河濱以太夫人疾篤不得已奉母歸甫三日鑑民亦患瘧在牀於時余適從滬城潛回欲邀鑑民移寓申江舟抵錦谿已晚內叔陸介甫文學雲湄堅邀視脈議方甫畢陡聞寇警力

趣解纜僅攜入艙內阮於舟舟子駕櫂如飛得出虎
口行三里許命舟子登岸回探遙見賊勢甚張不得
前越二日得悉鹽民爲寇擄去自此一去永隔幽明
哀哉是歲冬杪始有同日被擄時生者從嘉禾賊巢
逸出藉悉顛末據時生云陸先生擄去不食覓死有
僞王翁姓者待之極優撫慰再四而先生輒大聲肆
罵惟冀速死翁賊終不怒務欲其從遣賊卒監之繼
忽來孫姓應姓兩人俱厲閩産皆庠序中人也同於
春閒脅從伴受僞職與先生附耳言曰此先生稍進

糜粥半月後漸能行然瘧仍作翁賊以先生旣肯食又不罵以爲從己無所疑不料先生一夕持刃刺殺翁賊賊館大亂衆各竄逸先生呼小子曰與汝偕去出城行不半里得晤孫應兩人相與投田家借宿方知翁賊之死先生受孫應之計也明日先生瘧復大作昏厥瀕死遂囑小子回里寄語家人於焉永訣旣逝覓得舊棺瘞於田家屋後隙地方謀具祭忽隠閧礮聲俄而又閧甲馬洶洶聲懼別路賊來各散小子得歸故里幸賴先生之忠勇而又深痛先生之不

克同歸也余聞時生言不禁淚涔涔下回憶舊時刼
夢魘之歷歷不爽抑亦奇已雖然鑑民抱經濟奇才
世不一用而臨難則大具肝膽爲國殲逆豈非由於
平日讀書養氣之功哉推此志也可與日月爭光矣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五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六目錄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六

長洲　許起　壬匏　著
甫里　王韜　紫詮　栞

天縱善算

自明中葉泰西人入中國雖知其算法天文精於中土而中土因大統法係我祖文正公魯齋先生所定故終扺其說不行　聖祖仁皇帝天縱聰明夙習天算特命靈臺皆以西法爲主惟置閏用中法以合堯典千年錯失定於一旦然後乾象昭明千歲可

坐而定乃知　聖人御世故天預令西法傳入中土俾得因之懸象布命億萬年之景運固先兆於是矣

秦觀妙句

恩竹樵方伯錫嘗言少游五言詩中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六朝佳句也張少渠大令豫立爲余述之聞之殊深欽佩

偏見

有一冬烘先生特地過訪聆其語言拉雜忽評時哲

以爲今人意見之偏所以不能入賢人之域余曰否否不然人之賢與不賢正無關意見之偏不偏也曰古之賢者有偏見乎余曰偏莫甚於古人茲略舉幾人以質如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目爲村夫子王半山不喜春秋目爲斷爛朝報蘇東坡不喜韓昌黎畫記目爲甲乙帳簿劉須溪謂詩至文選爲一厄米元章謂顏眞卿筆頭如蒸餅大醜惡可厭司馬溫公不喜孟子諸公意見之偏已如是又有談道著書百世皆宗堪稱頂天立地大有裨於聖教者觀其評論偏

之尤甚如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列在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夫文章可也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道德耶蘇東坡謚文忠以其文章忠義古今所共仰也乃極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以安石之姦則未滅其已著之罪以文忠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瘢不特此也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忠武之死人盡爲垂涕者也乃譏之爲橫漢儒董賈之流皆議其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則云匡衡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如此

以至諸葛忠武侯則名其爲申韓陶靖節則譏其爲莊老古名賢竟有如此而今之人有誰敢妄逞胸臆如是之偏者乎冬烘默然而退

反切

今塾中子弟讀書識字必先將反切講究爲要如國書兹無四聲而有反切十二字頭後合字皆反切也否則一入館選習清書不易通曉不知反切上取字母下合本韻隨口念出即得之矣如柰郎爲桒桑落爲索不可爲叵者乎爲諸至於市井鄙談亦有反

切人皆習而不知如突圞爲團窟窿爲孔蝦弓爲兒窟羅爲窠瓜郎爲光如此等類不可枚舉

書家祖師

何子貞太史書法爲當代冠軍海內其仰余嘗聞其言云書家之祖師今人知者極寡劉景升也鍾繇胡昭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案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秇文志有劉表集亦久亾矣偶讀三國志表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爲祖師

也朱枚厂孝廉詮亦工八法一日晤言及之悅甚以爲聞所未聞

浦珠兒

珠兒姓浦產自邗江長於金陵早落敎坊𦈢寇時轉徙暫鬻春申江年方二八色藝俱佳其心敏性傲苟非相賞者不之見也平生與湘鄉左公子孟辛𧼈一日有疾思食馬板腸公子卽殺所蓄坐騎以啗之公子於中秋設讌招余翫月珠兒亦在座側余曰今宵不須吹唱只許清談第恐珠兒喉癢珠兒曰每有俗

客可鄙之至必欲高唱媟褻淫詞而不知動人處不必詞句全在曼聲搖曳作態今夕幸遇知音默默了之終覺彼此有負請君兩人各製小詞儂將別加字樣低聲一試一則免奴喉癢二來不孤負此嫦娥耳余應之口占曰今夕偕看月一輪清光未許染纖塵尊前皓齒明眸客偏媚忘情鐵石人公子以為有此佳句不須作矣即促珠兒任意一唱於是珠兒即將此詞緩緩唱來聆其詞中忽加呀巴呀伊兒呀伊兒倚兒呀之類便不覺余詞之麤笨第出經櫻口加此

幾箇字頓令人魄醉魂消矣此卽所謂多哇刜鄭耳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皆以爲喻言非也案西域記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曰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螬可療目

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上食李事嘗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以

炙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兩目復明又當塗民邵堅厚業合韋事母孝母病瞽目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蠐螬蟲數十枚炙以奉姑紿曰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明如曩日邵欲逐其妻母止之曰此非婦之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乃留之終身偶閱本草亦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爲無謂

命同八異

湘陰吳偉才左恪靖侯三姑母次子也與左侯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八里許當日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道中之玉石橋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與侯並有奇童之目至道光壬辰侯與其兄景橋中書君同舉於鄉而偉才已改業屠豕矣侯督浙閩時偉才嘗一至閩侯勳績爛然所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之殺刃僅用之於屠豕何也如昔文潞公之同命者僅得與之同席

而食數十日與此事皆屬可解而不可解者況大小戊子雌雄甲辰又何足云乎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居沽余獨不然乎今尚健在雖不在居肆而親舊歲時用牲或召之輒欣然鼓刀而往即他日果如太公望之遇而以前與左侯已大不符矣近有長洲王紫詮廣文戊子生與一奔走江湖之目者年月日時無一不同廣文博古通今著作充棟已風行四海胸羅數千卷足涉數萬里中外知名士也而目者僅識之無畢鄙異常不時飢餓僅借文墨之名以糊口即

此兩命雖同而亦迥然大異耳自是不敢輕言命理矣

婦有七出三不去者

凡婦不順舅姑一也無子二也淫三也妬四也有惡疾五也多言六也竊盜七也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余以爲七條中惟無子即行出之未免太甚當必兼犯六條中之病可也否則如賢而無子或攖暗疾疾可醫藥而念未必終身無子且賢者能主中饋司蘋蘩即不生育亦

可取妾生子況賢則必不生妒按先儒嘗有疑以不專爲主婦而設如妾則專爲生子而取苟仍無子出之或再取也此說近是

鹿尾

壬戌仲冬一日余以事至洋行適總管林秋崖安排讌會於是堅留作不速之客肴核豐腆無非海錯山珍至中間林自呈銀槃一品座客曰是鹿尾乃都中託人向御膳房所購烹熟者今晨輪船剛到殊屬湊巧想君必以食指動而來也其啖之時客問余曰君

能以此味出處一言乎余對曰　朝廷御膳以鹿尾爲珍品常以之賜大臣案之古書不甚著惟憶梁劉孝儀曰鄴中鹿尾爲酒肴之最時魏使崔劼在坐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尙鹿尾乃有奇味覺不載書籍每用爲怪云云然則六朝已貴此味矣

王廣文異夢

王紫詮廣文自言爲崇安寺僧轉世屢夢至其地究不知寺在何處廣文行居四上有三兄十日閒以痘

殤雲亭明經師乃禱於武林遂得廣文少多病九歲授以大悲呪一遍即能背誦不遺一字夢時魂從泥丸宮出嘗遊一蘭若僧人數百皆披袈裟執經卷諷誦甚苦見廣文至絕不爲禮法事既畢各歸房中有一房雙扉虛掩窺之闃無人焉旁立童子謂之曰欲來即入不來盍游東舍導之至一所內皆妖冶女子粉白黛綠翠袖紅裙不可勝數見廣文至羣手招之廣文自思此或不可入轉身欲退遽然竟醒髣影衣香髣髴猶在尚記額曰秦津因述之於余余亦不解

方軍門將才

紫詮廣文以壬戌避亂至粵音問久絕己卯往游日本道經滬上筆札始通爲言在粵結文字交者固不乏人而所見將才莫如方照軒軍門麾下所統多潮郡人勇悍善戰至死不撓衝鋒陷陳折銳摧堅所至獨先軍門尤能與士卒同甘苦嘗於閩粵之交身經數百戰從未挫北赭寇汪海洋踞惠州其勢甚銳軍門猝與之遇以數千人擊其十餘萬衆自旦至暮氣愈猛鬭愈力汪逆不支遂奔是役也左侯相知之歎

奬不置軍門之功名因此以顯軍門賞罰嚴明餉或不繼則出已貲畀之將士有功立予奬賚不少延不待請之於上也所以尤能得其死力在任設防堵置斥堠築礮臺備器械往往毀家以紓難急公奉上如軍門者近今所罕矣鹿文爲余緬述如此余亟浮一大白如軍門者眞將才哉

羅浮蛺蝶

道光年間瞍叔江君客游歸里以繭兩枚見貽云此乃羅浮山蝶不易得者昨友從嶺南來得此贈余余

今分贈第防其蠹化即去任藏諸笥篋扃鐍封固無有不能飛逸者余乃置諸大玻瓈缾中仍用玻瓈塞蓋之幷鎔蠟固口日日睎之全無動靜閱半月忽見兩繭俱破中蛹變而未蛻其色五采奪目次日再睎仍未蛻成而蛹已較大數倍矣於時適以事出門三日返家急睎之竝無生動栩栩之態值菊生浚來齋閒語菊生弢叔弟也因言及此菊生索觀余即出示菊生云如此缾中氣息不通豈能蛻而化耶此蛹已似殭蠶君勿望其成蝭如果成蝭眞仙乎仙乎余曰

盡傾出一觀何如即將缾口封蠟剔去揭起塞子陡覺缾中冷然一陣清風隨蓋而出風中如彩雲湧出兩朶騰空飛翔棟梁間余與菊生瞠然呆眎良久忽從窗隙逝竟杳不知其所之矣蜨大如蒲箑身翅有光色難描寫然人稱其仙余謂之機苟菊生不以為已死其機心亦徒施爾如預知有菊生而故設機心以待殆亦仙歟王雲亭明經師聞之曰是非機也仙也假使在缾中一年不啟不死十年不啟亦不死一旦啟之蹁躚而去仙界歲月本與塵世四季不同今

此仙蜨宛如跳在壺中磕睡豈計以時日而醒哉

屏盜賊呪

退庵隨筆載屏盜賊呪言無論居家行路每日黎明時獨起向北竝足而立吸氣一口隨噓出默念七七四十九盜賊滿街走伽藍把住門到處不著手童七童七柰若何如此念七遍或九遍可以免患凡行旅投宿店此法亦可試惟須避人見耳余以爲貪怵之輩雖日念之果能辟去盜賊然恐悖入悖出之理當亦必有勝於遇盜賊之一刼爾

三焦

方書載十二經之脈其手少陽爲三焦者人莫能指其定處或謂三焦蓋男子藏精之處爲腎臟之外府腎賦形有二故膀胱三焦分爲其府卽命門之關鍵也有被磔刑者見其膀胱後別有白膜包裹精液此卽三焦之謂也余以爲此說似屬不謬否則致使十二經之名頓缺其一未識時下醫家爲然乎否

搭截題

顧滌盦帥偶述父執郭頻伽先生嘗云某司空督學

中州時好出搭題以防剿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時帆祭酒式善心惡其行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公公多所奬譽某心喜悅臨行公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爲談誣可乎某詢其姓氏法公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百載請君愼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聞者無不撫掌

戚孃子

余避兵氣僑寓如臯有一任生淛東名士也萍遇於酒樓詞氣嫻雅風度翩翩敘語半晌知其詩古文詞

書畫金石無一不精性情與余頗洽各相見恨晚遂訂交焉時相往來一日酒半酣把醆欷歔不言者再余詗詢之曰某有一事非素心人不可告也某年郊行遇雨投宿田家有一老媼啟扉迎入殺雞爲黍意殊殷勤瞥見後軒坐一麗人不施朱粉而丰姿絕世遙望之宛如瑤島仙姬心甚驚異即詰媼曰彼美何人也曰是月前夜半奔來者郎欲識其顛末當自叩問即喚媼呼曰戚孃子今夕我有嘉賓汝盍出相對一語以定日後計良久始出見曰妾遭家不造疊遇

寇難屢經覓死不幸猶延殘喘昨途中又遇土匪散失無依流落於此誓將遁入空門以懺夙生之愆某遂細詢由來得悉里第姓氏被難情狀某奔走四方花天酒地閱歷深矣於眾香國裏從未得覩如戚孃子之美且豔者當對語時聆其悲哀之音宛似雛鶯聲澀又若流泉韻咽而顧盼閒情殷欲溢任使泥裝木刻鐵肺銅腸見之亦必生憐況如我輩之鍾情者乎然惟憐之愈深愈不敢稍萌一犯之之心卻又兩意相符戚實處子也某已有室矣遂在言表訂結再

生緣某於媼家小住旬日臨別各揮淚賦詩贈答不勝依戀之私別後年餘再造媼家探戚孃子消息則已返瓊樓矣媼曰自與郎君一見去後漸至寢食俱廢形容清削奄奄半載瀕危唯口呼郎君之名含淚而死今尙厝於後園芙蓉花下某於斯時痛若剜心哭不成聲遂具隻雞盂飯設奠於花前一拜一哭口占祭文曰烏乎戚卿卿卿何多情烏乎戚卿卿情致命烏乎戚卿卿心我傾烏乎戚卿卿骨我刑烏乎戚卿卿之慧心振觸不禁烏乎戚卿卿能守貞隕越不行

烏乎戚卿卿非我我笄宵死不存烏乎戚卿卿卿至人
願結來生烏乎戚卿烏乎戚卿我誓心儈以答戚卿
焚香再拜以陳冀夢魂之相親毋獨岑寂於九京哀
哉尚饗自此一祭無從再去展拜芳骸每念及之未
嘗不黯然魂銷茲承下詢敢不寔白敬求何策以廣
之言訖涕泗滂沱余曰無傷也此乃文人之通病然
如君與戚孃子庶幾堪稱好色而不淫多情而不狎
眞才子也佳人也君子也淑媛也今生既遇且結來
生生死不渝定當如願旋任生來告別爲之黔中從

戎欲殺賊立功將戚孃子貞行白於朝以請旌表先了此生相感之情然任生從此一別杳無音耗余每憶邇來輕薄少年詡詡然自以爲多情而到處無不苟合余曰是皆但知淫而未識何者爲情耳夫蠢動之物本不知情而無不知淫人若誤以淫爲情也淫之至則聚麀亂倫與獸行何異此皆任戚之罪人也

笪夢

嘗聞句容笪巡按重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

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旣而辛卯金陵塡榜卽道士也試官拆卷至筸名方訪其姓欲易之而道士聞唱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余以爲此夢乃趾離故意借筸弄巧實欲揶揄一切希圖儌倖之輩否則士子窮達有命況筸之功名不終於此

畫貓辟鼠

凡於危危日畫貓隨處張挂可以辟鼠說載東坡畫跋余於白蓮禪院匹衡上人卧室壁上見其年年手

晝一頭據云鼠輩終歲絕跡余亦將試之

古詩平仄

古詩有自然之天籟卻有一定之音節今人作古詩謂上下聯平仄可以不拘不知詩者也趙秋谷聲調譜旁圈平仄未免固陋善作詩者雖無庸拘泥秋谷之言然爲初學者舉以一隅自不至偭規矩而孟浪也

屐

浣紗石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古時無纏足

赤脚著屐故見其白如霜也今之粵女猶如此吳宮有響屧廊以梗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如今之木底鞋故名響屧今越諸暨男女多著木屐不分晴雨猶西子遺製也梁詩書屧重高牆當是闊頬屐繪以五采也余憶三十年前曾見士夫家有一閨閣子以屐變體爲舃底用香樟木高寸許中雕空僅留下面一片更鑿花朵孔孔上實以香屑屧履以方目紗佈底行則香屑漏於地上印成花朵宛然步步生金蓮矣可謂窮奢極侈未幾即返瑤臺宜其鳩爪之不若

也

孝丐

海藏禪院前明族祖元佑公之梅花墅也後捨宅爲寺今失於修葺頹廢幾半殿廡下常爲乞丐所借宿有一丐事母至孝日中入市行乞歸必沽酒買脯以侍奉居然怡怡色養至母病死呼號三日竭力掩葬仍乞於市歸於廡下每飯必祭已歷兩載未嘗稍懈一日里中演劇有一屠豕者厭其求乞曰爾今日當隨我戲場去既可多索錢又好看齣戲爾何呆耶丐

曰我母喪未終看戲取樂於心不安屠者曰我生意小人反不知此理得聞爾言於心亦戚戚焉我母服未滿亦不去矣適有一士人路過聞之曰汝等皆癡者乎我乃名列膠庠身通六藝現丁內艱一週未到尚將去看況汝一屠者乎況汝一餓丐乎逕至戲場見一富翁以貲捐職候服闋到省者在小臺望見士子手招上臺坐於翁側士將屠丐一節言及之曰某始嗤屠丐爲癡既而思之是或一道也翁乃譁然曰卑卑屠丐烏足道哉子不聞諺乎千準萬是百不錯

況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吾乃有職人員猶且在此子一寒士有何妨乎況日前在郡中戲館目擊一鄉先生素服高坐正席與客同觀先生乃掇巍科入翰苑典試督學現以丁憂在籍皇然觀劇是則吾與子當尤而效之何子之不向上哉翻以屠丐之言心有感動誠悲於心則無媿而境遇必將流入屠丐也慎之慎之有客於看臺邊歷歷聞之將此一番備述余前余愀然曰世道淪亾風俗日偷未知伊于胡底正如人飲狂井之泉必以不狂爲狂也

釣臺絕唱

每見題嚴子陵之作佳者不勝枚舉終未能道出子陵心窩裏事惟方正學一絕亦宛轉亦顯豁可謂發千古之隱矣詩曰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盡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彊後世頗爲口實當日子陵能不動心乎

畫家三要

畫家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三要寄興遠然後至

工夫純熟則兎起鶻落足以赴之不然則兎背而馳鶻墮而死心畫自佳耳其如手畫何是以院人畫有七分好處只有三分神氣名士畫有三分好處便有七分神氣故書之精液皆畫之脂膏杜詩云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洵不虛也近有蕭山任薰之工夫純熟矣所云三要亦不相背而惟胸少五車書究屬畫家之畫雖可傳後尚非神品良可惜也

姚桂

姚桂字季根顧頫箬太老師之侍史也暇則手不釋

卷頗善吟咏有詠栁絮云東西南北渾無定慣上香車撲繡衣詠雙蝶云因風相逐情何限能惹深閨一段愁詠紅葉云幾番夢想桃花漲流入宮牆好代箋詩如其人故影事極多

生造日

日月蝕而私者生兒多成怪形輕則終身疾病日月晦朔弦望而私者生兒則愚癡瘖瘂鉤絞了戾遂陣而私者生兒多兇暴無禮亦猶木日造麴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蟲九焦日種穀則不生芀六合日遣鬼鬼

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疏則不生人若留心試驗則無一不應其所以然者感而已矣

荊釵傳奇

余在都中元夕無事友人拉至茗寮聽評話客甚夥隔座有三人皆皮冠褐裘侈談傳奇不經之事余聞而蹙然曰誣甚友請詳言余曰玉梅者乃王梅谿先生之女也孫汝權宋進士與梅谿爲友敦尚古誼先生劾浩入罪汝權實慫恿之史氏最切齒遂作荊釵傳奇謬其事以蟣之當道宜禁唱并毀其書

銀蓮金贏

四明巨商楊某貿易滬上以洋貨起家富甲東南時當軍需孔亟鉅公往往與之商貸以是勢燄銜霄漢嘗有一官弁執香長跽門首三日求其代向上游緩頰請免罪案則其要結當路炙手薰灼可知平日起居飲食器用服御之侈亦可想見其家所藏竟有出人意表之物余所目擊者嘗折簡來招訂期邀飲余訝素昧平生詢諸來人方知特請五客欲將所購書畫骨董一一質之以定品評屆期肩輿來迓至則已

到兩客一爲金陵馬大年處士驥一卽同邑嚴起雲明經承健無何又至陽湖趙霞標上舍赤城番禺林錫九巾翰昌齡早有門客陳生陪坐旋見楊君恭服出拜略敘寒溫遂把卮各敬一巡卽倩陳生陪飲而入有侍史五六輩陸續捧出卷軸鼎彝金石硯瓦甆玉等羅陳於前堆几盈案陳生卽請吾儕加以賞鑑余竊思識見譾淺何敢妄評惟於六法稍知萬一而孰知倩余只辨別畫而已書則起雲牌板則大年鼎彝之屬則錫九甆玉硯瓦則霞標也余不得已於數

十種中擇其四一鄭所南蘭花册子十二幅一金冬心無量壽佛像小立軸一羅兩峯鬼趣圖十六幀一陳洪綬芭蕉雞冠花小横披餘悉贋本馬嚴諸君亦各有去取事畢撤飲偕步中庭庭有兩座紫檀架架上供青地粉白雲龍甆盎兩口圍約四五尺許盎植四色蓮花各四朶葉七八莖修短不齊花葉亭亭光耀奪目風吹之鏗鏘有聲音韻欲流細視之蓮之花葉乃朱提之骨鑄而鏤成之色則設五色藍石耳清水之下寸許五色石子滿貯盎底瑩然如鏡水面各

有金嬴兩三箇居然放翻噴水蜒於盎曰諦審之殼則赤金鎔成也同人無不異之後不數年楊病卒眷屬歸鄉嫡庶爭產致訟家貲頓落想此兩盎中物安得無恙耶

洛成

釵小志麗居孫亮寵姬也鬒髮香淨光滑潤澤望之如綠雲之初出秦岫旣無垢膩可除亦不謝故生新一生未嘗試用洛成案洛成乃梳篦別名也

陽湖婦訣別詩

庚申吾吳失守余奉親挈妻孥避氛之滬路經閔巷鎮泊舟過宿聞鄰舟有男子哭聲甚哀詢之亦逃難者一陽湖貧諸生也其妻病歿於舟次有與夫訣別詩一絕云當年二八到君家詎料兵戈亂似麻此後可嗌無別語免致兒女衣蘆花悽惋不堪卒讀

釋鱓有子

理若可憑而有時竟不能憑事所必無而有時確鑿有之其有之也即有可憑也特人之所值有幸有不幸耳同邑殷子敬少尉福熙余季女弟之夫也少攻

帖括後能詩清風亭詩社常與焉中歲乏嗣一日大風圍垣遽圮命工修築牆腳掘一殘碑刊放生二大字碑陰文字漫漶難辨初生攖肝陽疾旋患喉痺自得此碑心有所感將魚鼈禽鳥日買放生猶不自慊拉友朋親串輩併力從事作放生會不敢一日稍懈五六年間死而得生者不知凡幾病漸瘳忽遇一道士於周行問曰子有何善眉間生陰隲紋生曰無之曰惜乎子相於言語時首必振動主無子今可得一子而壽恐仍不永耳然五年前一大厄已過矣此後

勉旃由是放生益力一日漁人提鱓魚一筐來購而貯諸盆中以待明日放於吳淞江夜夢一老翁揖而謝曰老夫待罪於東海有年矣今有一勝子頑劣無知誤入漁網幸遇吾子明晨俟於澄河南岸勿遲未識吾子生平亦有所不足乎曰尚乏嗣息曰易耳期以三載爲報惟大限難違誠恐得子後卽不利於君身耳遂驚寤坐以待旦細觀盆中果有一頭似鱓非鱓倏大倏小卽命舟之澄河投鱓南岸是日東南風大作蘆葦獵獵霎時波平如掌水明如鑑岸旁有金

鱗無數似待鱓入水至是齊向船首一湧而逝來歲冬閒果得一子乳名堪生孱弱難育至四齡病將不起生憂患交加遂發舊疾更增欬嗆不三月遽逝子卻漸次安康若有轉移之象此殆所謂大限難逃歟然則相可憑乎究以作事爲主世間無事不可潛移默運終毋視爲偶然也

除亘猾

潮郡沙龍鄉鄭姓族大人衆有鄭二者擁貲鉅萬田連阡陌借防盜賊爲名鎗礮槊彈無不具始猶要結

官長繼勢燄愈張遂爲其所挾制宰官至任必先往拜否則把持一鄉租賦無所輸聚黨數千人官之左右皆其羽翼性極凶悍睚眦小怨輒置之死每殺人悉倒栽土中前後所殺無算同族孝廉爲主事者亦居是鄉偶出外田爲其所佔歸不敢較一夕遁去走京師告變　上密諭督撫除之制軍因與方照軒軍門商軍門曰是當以謀致外佯與結歡而內爲之備以公事招之至郡下之獄潛遣壯士搗其鄉悉就縛家中違禁物甚夥其子鄭森尤桀黠相濟爲惡先一

年卒或曰若其子尙在未易猝除[illegible]軍門不動聲色而使神姦巨憝束手就戮於頃刻間韜略不亦神哉

珊注翁聞鄭二陰有龔踞潮郡意鄉人直以沙龍王呼之稱其子曰太子森好事者播爲竹枝詞既除人心大快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六終